



《繁花》: 展现一段风云与烟火

2023年12月27日晚,电视剧《繁花》在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露出真容。该剧由王家卫执导,秦雯编剧,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作为王家卫导演的首部剧集,《繁花》无疑是近期最受关注的国产剧之一。首播不到十分钟,央视的实时收视率迅速突破2。电视剧《繁花》改编自上海著名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说,原著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和茅盾文学奖。王家卫为剧版选择了小说里1990年代的一段叙事,还原了在那个充满变化和机遇的时代里,以阿宝为代表的小人物如何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魄力改写命运、自我成长的故事。

01 饮食男女: 命运图景中, 梦想和欲望都是坦坦荡荡的

1992年的上海,霓虹养眼、万花如海。刚满一岁的上证指数冲破了无数人的想象,众所瞩目。电视剧《繁花》从宏观背景下真实存活的个体小人物开始说起。

那是一个浪奔浪流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更多人渴望奇迹,为了梦想,他们投入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拼搏力,青年阿宝就是当中一员。他追时间、钻门路、撑市面、拼魄力,说干就干、不留退路,傍晚六点到跨夜归零的海关大钟,记得他的决心有多强。他对“成功”的欲望倒也坦荡,台词讲得直白,“一个宁波老法师加两个红帮裁缝、一把扬州剪刀,我阿宝变成了宝总”。

弄堂出身的阿宝是怎样一步步跻身商界后起之秀? 王家卫在前几集借一场飞来车祸把



阿宝的人际关系网和盘托出。时代风起云涌,平凡阿宝蜕变宝总,时代机遇是东风,他左手外贸、右手股票,一路摸爬滚打完成原始积累。爷叔、玲子、汪小姐乃至陶陶,都是一臂之力。

宁波爷叔先登场,生意经、人情场,他考验阿宝、辅助阿宝,从里子到面子都浸透了商场里的世情流水。陶陶的出场

多少有点“绿毛蜂”样火急火燎。牯岭路综合市场,穿过小宝总,时代机遇是东风,他左手外贸、右手股票,一路摸爬滚打完成原始积累。爷叔、玲子、汪小姐乃至陶陶,都是一臂之力。

玲子的身影从小餐馆内间款款而来,“他出钞票、我出力道”,进贤路上夜东京是他们合伙的生意,“他在外面的事我从

来不问的”则话外有音,这个常睡到日上三竿的女子甘为阿宝挑剔的味蕾跑遍城市四角,暧昧里留存“托底”的情分。外贸大楼的汪小姐一身红衣好不亮眼,人也如其衣,火热、炽烈,总把无条件信任票投给阿宝……百花齐放的时代里,她们连同北方来的李李一道,如一朵朵婀娜多姿野蛮生长的花,含苞待放、奔放盛开皆有而有之;这样的时代里,有人做弄潮儿,也有芸芸众生在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打理人情世情,繁花的“繁”,大抵如此。

不过,黄河路风起云涌,随着李李神秘空降,杭州来的范总“闷声”求发财,初来乍到的至真园眼看搅动风云。王家卫镜头下的商场博弈,刀背藏身,饮食男女的命运图景即将在时间里流转。

02 上海往事: 语言的机锋韵味搭载丰沛细节, 钩沉出市民记忆

“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金宇澄曾经如此形容他对《繁花》书名的解释。星星点点一朵朵小花,是上海这座城市里烟火男女此起彼伏的趣闻轶事,承载的则是上海闪烁跃动着光辉的城市记忆。

对小说一见如故的王家卫用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调匀上海往事。音轨上,台词充满机锋与韵味;画面里,丰沛的细节装点时空风貌。视听同频,钩沉出市民社会里独特的审美记忆。

《繁花》特制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观众的长短评价和评论家的意见高度一致:沪

语版是真的鲜活。王家卫主张演员在片场用沪语拍,金宇澄以沪语方言写作的模式当然是重要原因,更关键的,因为方言在故事里的渗透,构成了一种生活的真实。

剧中,胡歌、马伊琍、唐嫣、游本昌、郑恺、陈龙、姜逸磊、陈国庆、范湉湉以及尚未登场的吴越等,都是上海籍演员,与城市同生共长的生活经历赋予了剧中角色的原汁原味,像生活、不像演戏。而当他们重新用带有沪语语调的普通话配音时,新的化学反应也在产生。当然,1990年代的上海潮起潮涌,全国各地的奋斗者都奔向这座大城市。所以,说字正腔圆普通话的李李、带江浙口音普通话的范总、一开口软糯苏州话

的小阿嫂,朱家角小店里端上一碗豆花的老板娘讲的则是本地话,背景音里放着沪剧《碧落黄泉》“志超读信”一折……加上未来的南方口音,多元的语言都是海纳百川上海的必要拼图。

活色生香的语言不动声色塑造着人物,也决定了一部剧的气质。《繁花》节奏利落,前几集里不仅交代了阿宝的蜕变、宝总的事故,将黄河路商战来临的氛围渲染极致;还用或优雅或市井的方言对白同演员的表演维系在一起,此起彼伏交织出上海岁月的生猛劲头、多面生活。“做黄浦江的生意,操苏州河的心”“今朝的太阳晒不到明天的衣裳”……机锋和韵味藏在方言背后,托出当时

心思和人事,市民的悲喜与飞扬。

共同营造岁月风貌的,还有俯拾皆是道具细节。阿宝提着见面礼拜会爷叔,咖啡加伴侣是用尼龙袋兜着的,国际饭店的点心包装用的是老牌营业员都会的绳结手势。阿宝坐在牯岭路路边摊吃早饭,菜饭团是要手动再捏捏紧的;小阿嫂搬家那天,葛老师拎进门的油条必须是筷子串起来的。镜头拉得远些,爷叔房间里从衣帽架到五斗橱上的热水瓶、铝制饭盒、乐口福罐子,点心店茶盘里倒扣摆放的拉花玻璃杯,甚至陶陶和玲子用来存家底的饼干盒,点点滴滴都是上海岁月的细部见证。

03 时代变迁: 激荡的川流托起有志者的海阔天空

在文艺创作门类里,电视剧常有“时代说书人”之称。电视剧《繁花》全片第一幕给了引子:阿宝上阁楼,金宇澄自己演自己。“你是作家?”“退休了。”“书的名字想好了吗?”“没想到,不过第一句是: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引子把仪式感给了作家,也开宗明义道出王家卫的阐述——阿宝的华丽转身,除了他个人奋斗,还需要时代的加持。

时代,是《繁花》剧中在场的主角。前几集,导演反复借海关大楼的钟声、自行车铃声甚至股票认购证在印钞厂流水线上的唰唰声响,提示那段既近又远的岁月;也不惜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细致地把时代的画外音做成画面的同期声。如果说霓虹闪烁又复古的场

景,从和平饭店、桃江路、进贤路到黄河路的置景,营造出一个能满足想象的1990年代瑰梦,那么确凿的画面文字常常把氛围感兑现成为现实主义。

首播的剧情里,越过爷叔的肩膀望向和平饭店的窗外,黄浦江对岸风光,严丝合缝地对上时代节奏,从一片滩涂到东方明珠的打桩机鹤立鸡群。午夜的外滩,阿宝靠在书报亭边等爷叔、发梦想,书报亭上贴着的“代售邮票”“代寄明信片”“拍照”“长途电话”,都是渐渐消逝在时间进程中的“新古董”。而即便市井如进贤路,国际奢侈牌的皮包、时装、化妆品,都已不是新鲜事。凡此种种,它们自成语系,会在台词之外言说:时代发展的每一步都渗透了中国人的奋斗和获得。激

荡的川流上,时代会托起有志者的海阔天空。

剧版《繁花》在外滩和平饭店举行首映礼,黄浦江畔繁花初绽放。剧里和现实在这一刻是互文回响的——外滩,南来北往的人自此登陆,融入上海;

又有一批批人、一批批货物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它是终点,也是起点,还是海纳百川的城市里无数人生的起飞点。人们在这里,始终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

(文汇报)



邓家佳领衔出演《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即将上演



本报讯 (通讯员 季梦莹 记者 郭欣逸) 荒川岸边发现一具中年女子冰冷的尸体,是自杀? 他杀? 还是孤独而死? 1月20-21日将在杭州临平大剧院上演的“松子”的舞台之旅由邓家佳领衔,启用全新卡司阵容,赵淼导演也将剧作全面优化升级,将悬疑与温情进行到底。

与原著和电影相比,舞台剧《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平添了一丝悬疑感。舞台剧创作的过程更多借鉴原著小说的内容和结局,将能够影响和触及松子生命线索与走向的人物均保留了下来,上半场通过密集的故事、人物迅速切换,将松子短暂一生中的前40年完整说明,15位演员高能演绎一百余个角色,看点十足。

为了清晰地呈现每个人物、每段故事线,使观众全视角沉浸在剧目之中,舞台呈现方面赵淼导演特别设计了不同的平行空间,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故事要在四个空间里让不同的人物同时讲述,这不仅加快了现场节奏,也让观众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到更多剧情的发展和线索。

左后方的小舞台将整个舞台分隔成了两个空间,一今一夕,虚实对照。阿笙作为一位故事之外的人物,受父亲嘱托整理未曾谋面的姑姑的遗物,随着他不断地走访,探案人员、龙洋一、泽村惠等在松子一生中各个阶段出现的重要人物逐一登场,以客观的视角将松子的一生慢慢在观众面前清晰展现。对比阿笙的叙事线,松子作为主人公,则以主观视角向观众演绎出自己的一生。高台上的人们探讨着松子的死去,高台下是松子荒诞而又辛酸的一生。

场景设计和灯光配合,烘托出每段感情中松子内心心境。松子与作家相遇的场景设计,美妙与希冀中透着些许抑郁;作家卧轨的一幕,用红色灯光的闪现,代替具象的台词和表演,不禁心头一颤;松

子的弥留之际,用翻滚的塑料袋表现回忆交织的挣扎,观众仿佛也随着松子的内心憋闷到透不过气。

赵淼导演极致的美学追求,不仅体现在舞美灯光的呈现,更体现在独特的肢体表达上。许多抽象表达,黑衣人巧妙设计,多段肢体演绎穿插其中,烘托并推进着剧情的走向,直慑人心。最妙的是松子被棒球小子击中头部跌入水中的部分,演员形象的肢体配合灯光、配乐、舞美,现场仿佛慢镜头般目睹了松子坠落的过程和最后的心里活动,心碎又带着些许宽慰……

“我觉得我很理解松子在每一个阶段的选择,其实松子是一个有着非常丰盈的爱的人,但是命运对她很残酷,丰盈的爱没有出处,反而变成了支离破碎的一生。好像在当下的那个环境下,她做的选择,起码就松子而言,她追求爱,追求一个家的这个初衷我认为是没有错的。”邓家佳这样评价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演出时间:1月20-21日 14:00
演出地点:杭州临平大剧院·大剧场
演出时长:195分钟(不包含中场休息15分钟)
演出票价:780/580/480/380/280/100(惠民票)元

余杭小百花建组开排新版越剧《沙漠王子》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日前,余杭小百花越剧艺术中心新版越剧《沙漠王子》正式建组开排。

《沙漠王子》取材于《天方夜谭》中的《越光宝盒》(另一说为取材于蒙古民间传说),1946年由芳华剧团首演,是“尹(桂芳)派”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越剧表现西域及蒙古族题材的第一个剧目。

遥远的沙漠,古老的西萨国,一场血腥叛乱打破宁静——安达密谋篡位,老王王后身亡,乳娘抱周岁小王子出逃。十余年后,王子罗兰邂逅沙龙酋长的公主伊丽,二人一见倾心,相约一年后重聚。一年后,罗兰赴约,知公主已被安达抢去,乃乔装入宫与公主相会。安达作妖术使王子双目失明,公主身藏王子世传玉佩逃离。后王子得

沙龙相助,起兵复国杀安达。因思念公主,遂弃王位,乔装算命人抱古琴四处寻访。伊丽此时已留居霍逊酋长营中,一日闻琴,遂召进帐中,算命间认出王子,喜极而拥吻之,王子复得玉佩双目复明,二人团圆。

余杭小百花此次组排的新版越剧《沙漠王子》以保留原剧精华作为创作原则,以罗兰在复国背景下与伊丽的情感曲折发展为主线,发扬越剧以抒情见长的风格特色,同时在叙事节奏和审美品格上进行符合当代的发挥,力图使经典代代相承,长久流传。余杭小百花也希望通过此次在传承基础上的改编新创作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借由《沙漠王子》“突围”出圈,赢得年轻一代的越剧市场。